

从广东出发，到沙漠种树

汇入三万治沙志愿者大军，老广在甘肃民勤共筑“沙退绿进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 实习生 周泓宇 图/受访者提供

4月23日下午，甘肃民勤，腾格里沙漠边缘。七八级大风卷着黄沙扑面而来，天空瞬间暗成昏黄，距离基地两公里外的种植区里，从深圳来的“95后”女孩辰羽蒙正攥着兜里的急救包，招呼身边的组员往水车旁聚拢——这是她来到民勤的第五天，也是她成为小组长的第一天。风裹挟着沙砾打到她的冲锋衣上，啪啪作响。

对大多数广东人而言，民勤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它是甘肃省武威市下辖县，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、石羊河流域下游，全县总面积约1.58万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约16.95万人，县域荒漠化面积占比88.18%，东、西、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，是国家“三北”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重要节点，更是捍卫河西走廊乃至西北生态安全的要塞。这里年均降水量仅100多毫米，蒸发量却高达2600毫米，是我国沙尘暴的主要源区之一。

1950年至今，民勤人始终坚守防沙治沙，构筑起三道风沙阻击防线，全力阻挡两大沙漠“握手”南侵。

2024年，民勤的种树公益因综艺《种地吧第二季》播出而走进公众视野。2025年2月，共青团民勤县委联合种林公益发展中心正式发起“请到民勤种棵树”公益行动。2026年4月25日，今年的民勤县“请到民勤种棵树”公益行动正式完成春季2000亩种植任务，转入苗木维护期。

据种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麻万星介绍，截至春种收官，今年已有超3.2万名全国各地志愿者奔赴民勤参与治沙。其中，有一群人格外醒目：他们从两千多公里外的广东赶来，用一锹一铲，为荒漠添上了一抹珍贵的“广东绿”。

到沙漠种树，不仅是一场公益行动，也是正被越来越多广东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。

羊城晚报

A4

漫读

· 人世间

2026年5月4日

星期一

责编 潘玮倩

美编 刘栩

校对 姚毅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

该二维码7
天内(5月10日前)
有效，重新进入
将更新



一声召唤，广东人向沙漠走去

在广州做跨境电商的菜菜，是“蚂蚁森林”9年的老用户。她在屏幕前精打细算攒能量，在全国各地种下了22棵树。2026年4月，她决定来到民勤，亲手种下一棵梭梭树苗。

和菜菜一样想去线下种棵树的人，正从珠三角各地汇聚。深圳的辰羽蒙把攒了半个月的假期全部用来在民勤种树；广州女孩范范原本规划了西北环线旅游，银川行程刚结束，她临时和朋友改道去民勤种树；深圳的旅行博主“高老师”，本来计划去腾格里沙漠徒步，在去机场的路上看到“请到民勤种棵树”的新闻，当场退票改签，直奔民勤……

这群此前互不相识的广东年轻人，共同奔赴的目的地，是民勤当地人在沙漠里建起的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、民勤县青校公益发展中心两个治沙基地。

种林公益发展中心的负责人“95后”仲麟，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，毕业后回到家乡，投身防沙治沙工程。2024年，综艺《种地吧第二季》的10个年轻人来到民勤，跟着仲麟在沙漠里种下了18万棵梭梭树，节目播出后，“请到民勤种棵树”的活动，第一次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吴苗在西藏偶遇了一场沙尘暴，漫天黄沙里，当地老人依旧淡定地种着青稞。那种对风沙的习以为常，给了这个在广州人工智能行业工作的女生巨大冲击。回到广州后，她在“十个勤天”粉丝

在风沙里，把一棵树种活

吴苗第一次来民勤时，县城里白天也没几家开门的店铺，与到处充满绿色植被的广州天差地别。那时仲麟的基地也才刚起步，只有11间简易板房。如今，志愿者们每年到来，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，街道上店铺越开越多，人气越来越旺，再也不是当年空旷的模样。

2026年春种从4月开始进入收尾期，志愿者们的核心工作是苗木维护，分为挖坑、浇水、回填三个环节。

每天早上8点，志愿者集合出发前，仲麟都会在基地向新来的志愿者们反复强调：不能横穿沙漠，不能破坏原生植被，挖坑不能伤到树苗根系，浇水要浇透浇足。范范记得，仲麟的车座椅靠背已经破了，整个人被晒得黝黑。他每天要协调上千名志愿者、对接政府部门、打理助农电商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却依旧会在开工前，认真感谢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志愿者。

菜菜被分到了维护组，要在已经种下的树苗周边，挖出一个一米多宽、深及大腿的“甜甜圈”状蓄水坑。沙地经过树苗的固沙作用，开始变得坚硬，一铲子下去震得手

治沙的可持续路径

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辰羽蒙，以前的路经常被风沙埋住，开车全凭记忆，现在公路不会轻易被埋，沙尘暴的次数少了，威力也小了许多。曾经不理解他们的当地人，如今看到穿冲锋衣的志愿者，都会热情地打招呼，跟他们说一句“谢谢你们来”。

菜菜在民勤县城的面包店买早餐，店员看到她包上挂着的“十个勤天”粉丝“禾伙人”的象征——“后陡门58号”行李牌，告诉她“有这个蓝色牌的志愿者，都可以打折”。辰羽蒙和“种树搭子”在县城的烧烤店吃饭，隔壁桌的当地电信工作人员帮她们买了单，并告诉她，政府要求三大运营商在沙漠里建基站，哪怕再往沙漠里走四五十分钟，打视频电话都依旧流畅。

当地政府也给了“粤勤绿洲”、仲麟团队充分的信任与支持。作为全国唯一以省为单位常态化进驻民勤的志愿组织，今年春种期间，“粤勤绿洲”共协调632名志愿者前往民勤。当地政府曾邀请“粤勤绿洲”的志愿者参观民勤防沙治沙纪念馆，为他们讲解民勤从1950年起就从未停止的治沙历程，让更多广东人知道民勤、了解国家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

“很多人说，我们千里迢迢来种几棵树，改变不了什么。可当我亲眼见到那片种了30年的梭梭树林，我就知道，这不是自我感动。”

吴苗记得去年春种时，民勤当地人开车带她去看了片早期治沙基地。那些当年和她们亲手种下的一样干巴巴的梭梭树苗，历经30年的风沙，长成了一排排郁郁葱葱的防风林，撑起了一片屏障。“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感受，就是人定胜天。哪怕我今天只种下一棵苗，10年后，它就能牢牢锁住几平方米的流沙。”

在民勤，志愿者们常说一句话：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。”治沙，就是这场属于他们的“长征”。从民勤本地人自1950年起就从未停止的治沙历程，到仲麟回乡投入沙漠种树公益；从“十个勤天”用影响力让全国看见这片沙漠，到吴苗带着“粤勤绿洲”的团队一次次奔赴，再到无数志愿者跨越几千里而来，这场治沙的接力赛，从来都没有停下脚步。

总有人问，志愿者种完就走了，这些苗能活吗？“高老师”记得，他种下的苗，10天后再回去看，已经长出了嫩芽；麻万星说，志愿者走后，仲麟团队和政府的护林员会持续维护，

群里发出一句号召：“广东的朋友们，秋天一起去民勤种树吧。”

2024年秋天，吴苗带着第一批40名左右的广东志愿者，第一次踏上了民勤的土地，“粤勤绿洲”也正式成立。

“粤”是广东，涵盖所有来自广东、生活在广东的志愿者；“勤”是民勤，也是他们对治沙的坚持。从最初只有5个人的核心发起团队，到如今拥有宣传、摄制、运营等明确分工的近50人团队，“粤勤绿洲”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以省为单位，常态化组织志愿者赴民勤治沙的民间公益组织。

团队细致整理出当地酒店、大巴乘坐、出租车司机电话等全流程攻略，春种、秋种期间，在种林公益发展中心、青校公益发展中心安排常驻小队长，对接所有从广东来的志愿者，哪怕对方只是独自前来，也能随时找到组织。

麻万星介绍，2025年全年，有3.5万名志愿者来到仲麟基地；而2026年，截至4月25日，共有超3.2万名志愿者前来，单日最高接待量2500人次，平均每天有五六百名志愿者走进沙漠。这些人中，大多数是年轻女性，有追着偶像脚步而来的粉丝“禾伙人”，也有菜菜、范范这样渴望线下种树的“蚂蚁森林”老用户；有六七十岁的银发老人，也有被年轻父母带来的孩童；有成团来的“粤勤绿洲”志愿者，也有许多像博主“高老师”、辰羽蒙一样独自前来的志愿者。

发麻，还要时刻注意不能铲断树苗的根。

“挖坑是所有环节里最累的。干沙子铲下去，旁边的流沙立刻就会流回坑里。”辰羽蒙说。“可现场的志愿者们没人抱怨”，“高老师”看着自己组里刚满20岁的年轻女生们，忍不住感慨，“她们一到种植区就猛猛干，仿佛少挖一个坑，自己就‘吃亏了’”。

今年春种的树苗有梭梭树、柠条、白刺和花棒，每个坑里种植4至5株不同品种的树苗，浇水时要把坑灌满，再回填，确保树苗能喝饱这最后一次、预计需支撑到6月的水分。一根装满水的水管需六七个人合力扛起来，水车开闸后会持续供水，为了不浪费一滴水，浇水组要一直扛着水管移动。

这样的劳作，志愿者们每天要做六七个小时。从基地到种植区，他们要在沙漠里徒步2.5公里左右，一天四趟就要走将近10公里。

麻万星介绍，从仲麟一个人靠着一口锅、11间板房建起基地，到如今，他们已经完成了7000亩沙地的治理，种下了240多万棵树苗。这些数字的背后，也代表着无数志愿者在沙漠里留下的一锹一铲、一步一个脚印。

“三北”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。每年春种、秋种时，当地公安、卫健等部门，都会在种林等几个基地设置执勤点，为志愿者做好全方位的保障。

仲麟团队也找到了治沙的可持续路径：他们的公益发展中心开通了抖音橱窗和直播，卖民勤本地的蜜瓜、人参果等农特产品，再将电商赚来的钱反哺到治沙里，形成了“助农+治沙”的正向循环。

博主“高老师”在种树时发现，很多志愿者背着水，却因为不习惯在无遮挡的野外露天如厕，宁愿一口水都不喝。3月底，他第一次结束种树回到深圳后，立刻联系基地，提出希望捐赠移动厕所，在多方协调下，4月10日，“高老师”将6个移动厕所“种”进了沙漠里。

“基地里志愿者喝的水、吃的饭、住的板房、新换的床铺，甚至做饭的锅碗瓢盆，几乎都是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发捐赠的。”麻万星说。有粉丝群体线上捐款、联系企业批量捐赠物资，也有像“高老师”这样，看到了实际需求，就默默补上缺口普通人。这些善意从五湖四海汇聚到民勤，最终成了守护这片沙地的力量。

确保每一年栽种的存活率达到75%以上。

吴苗常跟团队的人说一句话：“给时间以答案。”做公益的过程中有太多嘈杂的声音，可他们和仲麟一样，从来不理睬这些声音，只是埋头带着一批又一批志愿者，在沙漠里种下一棵又一棵苗，也在每个志愿者心里种下一棵种子。未来他们还要把广东的志愿者，带到“三北”工程需要的更多地方去。

沙尘暴过后的第二天，民勤的沙漠里出现了美丽的晚霞。辰羽蒙和志愿者们自发组织的篝火晚会，烤全羊的香气飘在风里，烟花在漫天晚霞里炸开，映着远处连绵的沙丘，和沙丘里一排排刚种下的树苗。

在仲麟基地附近，有一块刻着“广东绿”的木牌挺立。它的油漆在风沙的打磨下略显斑驳，但浓郁的绿色在晚霞中依然醒目。

无论是常年奔走的组织者，还是初次到访的年轻人，在离开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词。那是他们经过那条不再被风沙掩埋的国道、看着新抽芽的树苗时，内心最真实的震颤，也是他们想要抵达的终点：沙退，绿进。

记者手记



仲麟在给志愿者做动员

“明年春天，也到民勤种树去”

仲麟，种林。这个关于名字的巧合，在民勤——这片意为“人民勤劳”的土地上，常被视作一种使命的伏笔。过去，世世代代的民勤人都想让孩子们走出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，可仲麟回来了，还带回了成千上万的同路人。

今年春种期间，许多志愿者自发在网上分享了去民勤种树的经历，当我问他们能否接受采访时，几乎所有人都慷慨答应，并毫无保留地发来现场素材，只说：“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治沙这件事。”

志愿者抵达民勤后的第一印象，首先是视觉上的落差。这里并没有预想中成片的绿洲，放眼望去只有无尽的、单调的黄，刚栽下的梭梭苗在沙风中缩成小小一团，几乎辨不出颜色。好在这里并不缺少苦中作乐的幽默：广袤无垠的沙漠如厕地点，被志愿者们戏称为“露天猫砂盆”；正午烈日下躺在沙地上歇脚，他们打趣说是给来自南方的身体“祛湿”；也有人因为挖坑标准规范被当众表扬，能开心上好几天……

当然，在消解风沙与疲惫的同时，他们也从没有半分对治沙的轻慢。有位志愿者说，沙尘暴来临时，漫天黄沙遮蔽视线，她第一次感到害怕，却也懂了自己为何而来——防沙治沙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，它依旧紧迫，依旧任重道远。也正因如此，志愿者们一有机会就拉着当地人反复追问：“我们来种树，真的让这里变好了吗？”

在采访过程中，许多志愿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，无论听过多少次描述，都没有亲自踏上这片沙漠、亲手种下一棵树苗来得深刻。而这份奔赴的余温也会伴随他们很久，无论何时，他们都会记得，在几千里外的沙漠深处，有一棵自己亲手栽下的梭梭树，正在风沙中努力生长。

志愿者在基地与种植区之间跋涉